

日本古代日记文学文体的叙事特征^{* 1}

楚永娟

(山东大学, 济南 250100; 烟台大学, 烟台 264005)

摘要:日本平安时期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日记文学是一种不同于记录性日记的文学体裁。前期研究较多从文本内容、与作者关联来分析日记文学的本质与定义。从叙事学理论角度看,日记文学作者依托真实事件素材,立于女性视角回忆过去,采用融合和歌在内的假名散文形式进行故事重组与文学描述。既具有日记的纪实性、日期意识与私语性,又因为回忆性叙事视角、叙述接受意识等,呈现凝视自我和与倾诉于他者的双重话语模式,兼备事件的真实性与文学的虚构性。

关键词:日本; 日记文学; 女性; 文体; 叙事特征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6)06-0156-5

DOI 编码: 10.16263/j.cnki.23-1071/h.2016.06.036

The Styl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Ancient Japanese Diary Literature

Chu Yong-juan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Yantai University, Yantai 264005, China)

The diary literature in the Heian Period begins to be regarded as full of literariness in diary form. Then, it gradually becomes an independent genre. Although it follows the tradition of diary writing, it is in fact quite different from dia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rrative theory, on the level of narrative discourse, the Japanese Heian Period diary literature fuses Waka and prose writing style, recalls "present" in the "past", and uses female narrative point of view. It possesses the time consciousness of diary, and the dual discourse pattern of "self" and "others". On the level of story telling, the author reorganizes the story and describes the story based on the real materials, thus, combines the reality of the event and the fictionality of literature.

Key words: Japan; diary literature; female; stylistic;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1 引言

随着假名的普及和发展,绚丽多采的女性文学铸造日本平安时期(794-192年)文学的巅峰,成为古典文学中大放异彩的一页。而日记文学则开启假名散文文学的先河,助推女性文学的繁荣。平安时期的日记文学不仅是某些作家的个人之作,亦为一个时代的艺术风潮所向,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独特的文学形式。

所谓“日记文学”,是近代研究者对适合于此称呼的一类作品的命名,主要指平安时期的《土佐日记》(约成书于935年)、《蜻蛉日记》(约974年)、《和泉式部日记》(约1008年)、《紫式部日记》(约1010年)、《更级日记》(约1059年)、《赞岐典侍日记》(约1108-1110年),以及镰仓时代的(1185-1333)的《弁内侍日记》、《十六夜日

记》、南北朝时代的《竹向日记》(约1349)等假名文学作品。前期研究较多从内容、素材方面分析日记文学的本质,但是“叙事作品的各种叙述方法和组成文本内容的情节、人物、环境等共同构成叙事文本的形式系统”(胡亚敏1998:12)。内容在西方叙事学理论中被称作“故事”,而叙事文本的表达方式则被称为“话语”。结构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注重文本细读的西方经典叙事学自80年代以后,又陆续出现认知叙事学、修辞叙事学、女性主义叙事学等跨学科流派,克服传统叙事学只关注文本分析、忽视文本外部因素的理论缺陷,将文本与性别、意识形态、文化语境等联系起来,被称为“后经典叙事学”。那么日本古代日记文学作为一种独立文体,从叙述话语方式来看具备何种不同于其他文体的叙事特征呢。由于日记文

* 本文系烟台大学青年基金项目“日本平安日记文学的叙事研究”(WY14Z01)的阶段成果。

学起源于平安时代,到镰仓时代逐渐向纪行文学靠拢,日记文学的文体特征弱化,所以本文以平安时代的日记文学作品为主,以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理论为支撑,结合创作主体的性别特征以及社会时代的文化语境,从创作者、叙述视角、叙述接受者、叙事时间等层面,在兼与相似文体的比较中分析日本古代日记文学文体的叙事特征。试图既为日记文学研究开辟新蹊径,也丰富以小说等虚构文类为主的叙事学研究。

2 创作主体——中下层贵族女性

把日本日记文学推向顶峰的是平安时代到地方任职的“受领”国守阶层出身的贵族女性们,这之中既取决于创作主体的文学素养、创作意识,也离不开文学积淀、时代胎动等社会文化背景。

奈良至平安时期的古代社会公用文语为通用的汉文体或者准汉文体,汉学是贵族男性的必备教养。男人书写的记录皇帝起居、宫廷礼仪等的公家式日记,以及10世纪后期出现的以示自己或子孙后代的私人“家日记”(或称公卿日记),都用“真名”(汉字)书写,虽然开始介入个人的经验、思考,但更多的是一种应用文体。由于假名脱离汉字规范与官方束缚,可以更加自由地表达自我,被称为“女文字”,女性用假名书写自我的日记文学,与《枕草子》等随笔文学、《源氏物语》等物语文学共筑女性文学的繁荣。因此《土佐日记》作者作为男性官人,要想充分地抒发私人感情,只好假托女性,采用假名来叙写“男人写的日记”,开启假名书写日记文学的先河。假名的成熟与发展与和歌的兴盛相辅相成,在官方汉诗文盛行的背后,和歌作为男女赠答与自书胸臆之物,是平安朝贵族男女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成为必修教养与风雅的象征。《蜻蛉日记》作者藤原道纲母、《和泉式部日记》作者和泉式部都是“三十六歌仙之一”,和歌都极富盛名。以个人生活为素材的女性日记中自然不免融入和歌,和歌韵文与散文共融,也是古代日记文学话语形式的一大特色。安贞淑以《日本古典文学大系》为基准,计算和歌的出现频度,“《蜻蛉日记》为0.84,《紫式部日记》为3.72,《和泉式部日记》为0.33,《更级日记》为0.63页出现一首和歌”(安贞淑1996:39)。和歌盛行下培养起来的贵族审美情绪、假名的出现与发展,为平安时期散文文学发展提供文学土壤。

时代背景方面,贵族社会摄关政治体制的确立下,摄关家族为使自己的女儿获得天皇宠爱,巩固自己的政权,召集清少纳言、紫式部等有才华的女官进入后宫陪侍、教育女子,促进后宫文学的繁荣。日记文学的作者中除了藤原道纲母属于“家中的女人”之外,都有宫廷供职的经历。后宫女子们置身于华丽的贵族世界,有着稳定的生活环境得以施展才华。另一方面女性被挡在政权体制之

外,与男性的爱情关系似乎便是“世の中”(人世),是生活的全部。受领阶层出身的日记文学作者们,在封闭的宫廷空间内,在对贵族社会的憧憬与现实的不安交错中,聚焦私人世界。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下,男性可以与多名女子保持情爱关系,女子不可能得到自己得以依赖的丈夫全部的爱,而男子到女方家过夜的“访妻制”形式,又加深女性的不安、失落、孤独与苦闷,女性只能在家被动等待,促使她们借助文学手段进行自我意识的表达。于是有了《蜻蛉日记》对若即若离的夫妻之情的幽怨,《和泉式部日记》“比梦还无常的人世”的慨叹,《源氏物语》中女性奏出的一曲曲哀婉之歌。她们认识到女性的处境却又无力改变,只好描述、解释世界。

日记文学的文体与作者的文学素养、日本文学的传统、时代的发展等多方面因素具有密切关系,“公私日记的流行、假名文学的成熟、净土教引发的内省思考的深化、摄关政治等背景下,日记文体从受容中国古代日记,逐渐融入民族性进行吸收后的创新,最终形成日记文学”(楚永娟2016:119)。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文学世界也逐次渐变。进入镰仓时期和南北朝时期后,随着宫廷贵族阶层衰弱,依存于此的女房阶层也失去发挥能力的场所,渐渐退场,日记文学也日益衰微,沉浸在过去的留恋,更多只是模仿形式。其后江户时代(1603-1868)的漫长时间里,女性文学史迎来空白时代。

要了解日记文学文体的特质,除明确女性为书写主体外,还要涉及从哪个角度写,如何写。“我认为女流日记的特质在于‘执着于自我的女人’构筑‘只有一个人的世界’这势必涉及‘女性视角’的问题。”(铃木一雄1993:98)

3 叙述视角——女性视角的内聚焦

叙事作品是对故事的表现与描述,而故事可以被视为一系列事件的特定组合。作者作为创作书面文本的文字主体,真实存在,叙述者则是实施叙事行为的叙述主体,属于作者虚构的叙述角色。叙事文本中作者与叙述者的主体分化不可避免,但女性日记文学作为非虚构文学,是作者运用文学手段将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真实事件素材组合成内容各异的故事,遵循作者与叙述者、人物趋同的原则,叙述者自然也是立于女性视角,女性视角的一人称叙事成为日记文学的显著特色。

《土佐日记》记录纪贯之从土佐返京的经历与见闻,但开篇点明“作为女性,也来尝试下男性书写的日记”,试图以某位随行“女”的叙述视角聚焦周围,作者与叙述者分离,但实际上文本中女性视角的贯彻并不彻底,作者经常跳出。女性视角的叙事,给予之后的女性作者从自我视角探究现实与内面以启示。女性文学嚆矢的《蜻蛉日记》,作者在开篇的“序”中明示要对抗虚构不实的传统物

语,“将自己不同于别人的身世作为日记如实写下来”(藤原道纲母 1989: 39),有意采取“日记”的形式记录自己与藤原兼家的21年婚姻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虽然首句“时光荏苒,人世虚渺,有个人便这样百无聊赖度过了半生”,假托某位嫁给显贵的女性第三人称叙述。直至文章叙述到人物与父亲的分离,第一次出现第一人称“我”(わが)的相关表述,“期间,我赖以依靠的父亲,要离开京城,去陆奥国地方赴任。”(44)之后“われ”“わが”“わたくし”等第一人称叙述一直贯穿全文,调整为自身故事。《蜻蛉日记》可以视为隐含在第三人称之下的第一人称叙事,也就是隐性的第一人称叙事。我们所说的人称通常是语法人称,而从实际所指来看,“即使不使用第一人称,也完全可能存在叙述者和主人公的同一”(菲利普·勒热纳 2013: 104)。比如中国传统小说的叙述者自称“说书的”、“说话的”也只是第一人称变体。“可能有些叙事作品或者至少有些片断是用第三人称写的,而作品或片断的真正主体却是第一人称。如何来确定呢?只要将他写的叙事作品(或者段落)用我来‘重写’就行。只要这一做法除了引起语法代词的本身变化之外,不引起任何其他的话语变化,那么,可以肯定我们仍然还在一个人称系统中。”(罗兰·巴特 1989: 30)我们将文中补上第一人称“我”,会更加自然,更加适合女性絮语自己的人生经历。叙述者和主人公相重合的第一人称叙事成为日记文学中最常见的叙事形式。

但是《和泉式部日记》可谓不同于其他日记文学的特异存在。因为虽然该作品内容层面“女人”和“宫”的故事源于和泉式部和敦道亲王真实的爱恋,但文中出现大量叙述者无所不知的全知叙述视角,主人公采用“女人”的第三叙事人称,现在学界将其视为“歌物语”的声音较高。暂且抛开其成立与性质界定问题,同样采取女性视角叙事,尽管在全知视角与有限视角中转换。《紫式部日记》作者紫式部以彰子分婉为中心,从自己作为宫廷女官的视角,记载藤原道长府中的情况,同时融入内心的自省与畅意的评论。《更级日记》作者菅原道标女,从自己13岁踏上赴京之途写起,直至丈夫去世、子女不在身边后的孤独之身,跨度四十余年,委实叙写一个女人的心路历程。《赞岐典侍日记》作者藤原长子从作为侍奉堀河天皇的典侍的视角,详细记录天皇驾崩的经过,和自己深深的思念。这些事实虽然不是她们生活的全部,但却全部真实发生过。

进入中世后,与平安时代中下层贵族女性共同成长起来的日记文学,逐渐走向转身为纪行文学的命运,但依然与中下层女性共命运。《建春门院中纳言日记》作者藤原俊成之女回忆自1169在建春门院·八条院供职至1219年的宫廷生活与人情往事。《弁内侍日记》作者弁内侍以后深草天皇的侍女视角,夹杂着所作和歌记录

1252年的宫廷生活。《十六夜日记》作者阿仏尼记录在丈夫死后以遗产继承的诉讼为契机,于1277年前往镰仓的道中记录,以及母子、友人的心情交流。《中務内侍日记》作者藤原永经女以伏见天皇的内侍角度,记录1280至1292年宫中的生活与四季感受。《竹向记》作者日野资名之女以宫廷女性视角记载宫廷生活。元弘(1331)和建武(1333)动乱、养育子女等所见所闻。中世的日记文学的文学价值已经很低,曾经尖锐的自我凝视与批判精神逐渐变成微弱的哀叹与感伤,但是依然沿袭第一人称的女性视角聚焦。为何连男性作者纪贯之都采用女性视角的内聚焦叙事,关系到作者的执笔动机,创作日记文学是为给谁看,也就是叙事学理论中的叙述接受问题。

4 叙事接受——私语性与对他人意识

“叙事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交流活动,它指的是信息发送者将信息传达给信息接受者这样一个过程。”(谭君强 2008: 16)现在意义上的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私人性的写作,但是古代的日记文学又是否如此。

日记文学都是作者源于内心的创作动机,以第一人称形式将自己真实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付诸于笔。日记文学作者的写作不像汉文日记那样以备忘为目的,也不像虚构文学以读者阅读为目的,而是借助文字抒情述思,与自己心灵对话,自己既是叙述者同时又是叙述接受者。因为自我对话的私语性,所以日记文学作者也不会特意去解说人物关系、自家的家庭身世等,以至我们无法从文本中获得作者的姓名、出生年月等基本信息。如《蜻蛉日记》开端对兼家的描写是“任职柏木的那一位”,《紫式部日记》、《赞岐典侍日记》等描写的复杂的女官关系,如果不借助于史料考证,当今的我们难以明白。近代读者所疑惑的《蜻蛉日记》下卷主题的丧失,《紫式部日记》结尾的唐突等都源于其私语性特征。有的学者将日记文学视为自传文学,“《蜻蛉日记》完全符合勒热纳所阐释的自传诸条件……从现代欧美文学形体论来看,《蜻蛉日记》与日记相比更近似于自传”(森田兼吉 1996: 92-93)。石坂砂子(1997: 9)认为“作者(严格来说写作的人)、叙述者与主人公同一,回顾性视点的个人生涯、人格的历史,这些定义都可以认为是日记文艺。日记文学正是自传文学”(石坂砂子 1997: 9)。日记文学尽管与自传文学存在诸多前述的相似点,但是自传文学更多是为写给别人看,不具有私语性。

虽然日记文学以凝视自我为目的,但日记作品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顾及他者的意识,可以说日记文学的话语具有自我对话与倾诉于他者的双重性。日记文学的第一义是自我完结、自我目的,这是日记文学的本性。……但并不是说完全没有他者意识。即使第一要义是以自我为目的,但部分想让某位他者阅读也是不争的事实。(吉

田兼吉 2006: 26) 当然, 因为不以公开出版诉求公开的读者为目的, 所以这时的读者不是一般的读者, 或者不确定的多数人, 而是小众的作者感情的理解者、同感者, 引起共鸣。虽然不同作品的读者意识多寡不同, 通过对他者的诉说寻求与他者的同感与理解, 达到自己救济的目的。而且与被视为日记文学在近代传承的“私小说”体裁显在的大众化必需读者不同, 日记文学中的读者意识多指富有文学意识的修辞、技巧, 比如“序”的存在、结构的安排等叙述方法类文学手段。纪贯之正是考虑到读者意识, 才假托女性视角用假名书写, 这种意识堪称一种文体创造意识。《蜻蛉日记》序中阐明意图不同于物语的虚伪, 将自己的寻常身世诉诸于笔, 为世人作参考, 试将自己的婚姻生活如实地反映到作品中去, 不止是读者意识, 可以说是面对读者的发言。《土佐日记》与《蜻蛉日记》的“序”、《紫式部日记》的书信体假托来叙写对同房的评论、《赞岐典侍日记》中敬语的使用以及结尾“跋”的存在、《蜻蛉日记》与《更级日记》开篇的第三人称叙述等都是对读者意识的体现。如果只是不讲究叙述技巧的随心所欲, 恐怕不能称之为“文学”, 只是“日记”。比如平安时代同样由宫廷女官用假名记录的关于赛歌、赛诗等的“歌合日记”, 以及歌颂主家的“女房日记”, 虽有完整构想, 但以记录公家气象为主, 不是为抒发个人感怀的私人写作, 缺乏自我聚焦与文学技巧, 不被视作日记文学。

日记文学采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进行自我对话, 有兼具不确定的小众读者意识时, 便存在过去正经历故事时的“经验自我”的体验, 与追忆往事的“叙述自我”的评论, 两个“我”或重合, 或分离。比如《更级日记》作者对自己少女时代物语梦的描述侧重于叙述视角, 体现叙述现在的悔恨之情, 而《蜻蛉日记》则偏重于经验自我的叙述视角描述围绕“我”和丈夫间的情怨, 并加入经历事件时的大量内心独白, 备现真实性。这涉及到日记文学的叙事时间特征, 既有已逝的“过去”, 也有执笔的“现在”。

5 叙事时间——历史时间的直线性与心理时间的主观性

叙事离不开时间, 时间成为日记文学的必要要素, “日记文学是基于时间才得以成立的文学”(石原昭平 1977: 78)。中国历法大约 7 世纪传入日本并得以流传, 时间被等质划分成年、月、日、时的抽象时间, 以月历为基础, 每年正月始 12 月终, 每月 1 日始晦日终, 正月、4 月、7 月、10 月的初日开始春夏秋冬的观念, 同时采用具备月影推移与季节感推移的二元历法。平安初期男性用汉文记录的应用体日记, 不管公私, 均明确标示年、月、日, 乃至时刻, 当日或者隔日记事。日记文学虽然并非如男性汉文日记般拘泥于年月日的明确标注, 依然体现历法记事的时间特征。《土佐日记》记录作者自土佐到京城的 55

天行船日记, 虽然内容与表现上不同于汉文日记, 年历模糊为“那一年”, 却明记日期, 即使没有特别的事情, 也会“六日, 如同昨日”“二十四日, 如同昨日”等, 沿袭男性的日记记方式。真正出自女性之手的《蜻蛉日记》的文中只在下卷“天禄三年”处体现明确的年历, 虽然年次之间记录有疏密之差, 但结合史料及对时间的叙述可进行历史时间的还原, 诸如“这一年很快就到了岁暮”“又迎来了新春”“到了年末, 开始准备迎接新年”等, 年次更替之时都有明显的时间叙述, 属于隐性编年叙事时间类型。具体到每年, 又以月份作为叙事单位, “到了×月”“×月又过去了×天”“×月的一天”等随着月历推移的顺序叙述。虽然并非严格的排日记事, 但是下卷的日期排列越来越紧凑, 日记特征明显。比如下卷“晚春, 近处失火兼家前来探望”部分: “二十五日的夜里, 后半夜的时候外面一片吵嚷声……二十五、二十六日两天, 听说他有忌讳不宜出门……二十七日, 他家到我家的方向不吉。二十八日白天, 下午两三点, 听有人喊‘老爷来了’……闰二月的初一, 静静地下了雨。此后, 天晴。三日, 想着我家方向该不会不吉利了, 但全无音信。四日亦如此, 虽觉得奇怪却也正准备入睡, 听说有人家半夜失火……天明之后……便急匆匆回去了。六日、七日有避忌。八日下雨。夜晚, 听见石上苔藓似乎因被雨水击打正发出痛苦的呻吟声。十日, 参拜贺茂神社。”(藤原道纲母: 182)

平安朝的贵族女性多在京都自己府邸庭院这一狭小封闭的空间, 伴随着季节更替, 在文字的世界中省视人生。“到了秋季”、“烦恼中度过春与夏”“这种若即若离的状态下到了冬季”等有关季节的时间叙事在《蜻蛉日记》中比比皆是, 呈现出浓厚的四季流转意识。时间的表述将片断式的素材糅合到一起, 构成连续性的记事。比如“转眼间到了九月”、“赠答着这些和歌便到了夏季”、“这样赠答着和歌, 在惦念旅途中的人中迎来了新的一年”等历法时间叙述, 以及“这样”、“于是”、“另外”等表述时间经过的接续词的多次使用, 起到不同场面转换的过渡与转换的提示功能。同时期的随笔尽管与日记相同都以女性作者的体验、认知为题材, 感受四季情趣, 如清少纳言(2001: 439)在《枕草子》中所言, “只是凭了自己的趣味, 将自然想到的感兴, 随意的记录下来”, 不是按时间经过顺序的回想, 或者漠视时间, 或者随意地取材与叙事。历史时间要素是否明确, 成为日记文学与同为女性假名执笔的和歌集、随笔的不同之处。按外部历史时间的经过和推移来连续记录作者自我身边发生的事情的方法, “作为《蜻蛉日记》时间结构的主要叙述方法以来, 被《和泉式部日记》所继承, 直至《赞岐典侍日记》下卷, 并给予女流日记以外的《荣花物语》以影响”(宫崎莊平 2015: 31)。当然是夹杂着复杂要素的继承发展。

尽管平安日记文学作品基本按时间的流逝顺序连续

叙事,为了叙述的逼真,多采用现在时语态。但实际上都基于某种契机,立于某段时间展开对往事的追忆与反省。日记文学作者从执笔时的“现在”,以素日的日记、赠答歌、书信、纪行为素材,对记忆的碎片进行取舍、编排、整合,变成叙事文本,必然要经过叙写主体的思维过滤,进行事件时序的适当调度。直线时间的流逝中渗透着作者的主观情感,心理时间支撑着话语的展开,遇到对“我”的内心产生影响较大的“过去”时,经常通过与当前的感觉重合,来实现对已逝岁月的逆转,变成“现在”。女性日记文学作者的叙述重点并不在于时间的准确性,而是故事的内容,时间只是内容表述的一部分。《蜻蛉日记》作为女性私人日记,“我”与兼家的情感关系成为叙事的主轴,年月日的记录只作为两人关系进展的时间背景,与之无关的被省略或者概述。《紫式部日记》因为既有记录皇子诞生的公家日记性质,又在其中倾诉私情,所以可谓兼具《土佐日记》时间的紧凑性与《蜻蛉日记》时间的弹性。《更级日记》从自己东国启程返京写起,大部分记录身边琐事,但与何月何日到达何处的纪行相比,作者的记事重心在路途中的兴趣点,连续的外部叙事时间也多源于心理时间。《赞岐典侍日记》的时间意识类似于《紫式部日记》,按堀河天皇驾崩前后附有日期的时间顺序,记录自己的侍奉经历与追忆,时间意识鲜明。《和泉式部日记》如前文所述,更具歌物语性质,所现日期意识淡薄,不属于严格的日记文学。不止是女性日记文学,日本文化“与客观时间相比,更注重主观时间,或者说不严格区分过去、现在、未来,具有将过去与未来集中到现在的倾向”(加藤周一 2010: 24)。“我”在心理时间中摆脱“线性”的直行,在强烈的时间差异和生活处境对比中完成人生的省视,构成日记文学作品的基本时间构造。

综上所述可知,日本平安时期日记文学的作者以自己过去的真实体验或见闻为事件素材,采用融合和歌在内的散文形式,按时间接续顺序进行故事组合与文学描述,从女性视角抒发作者私人的情感与见解。将其作品化后又具有文本客观性,使作品呈现出复杂性。既具有日记的纪实性、日期意识与私语性,又因为回忆性叙事视角、读者意识等体现出独特的文学性格,故称之为日记文学。“文学”概念本身存在模糊性,日记文学和其他文类一样,也是复杂、模糊的集合,所以我们无力制定一个标准,而是力求勾勒出个性迥异的作品所共同的文类大致轮廓。

参考文献

楚永娟. 中国古代日记在日本的变容——从日记到日记

- 文学[J]. 山东社会科学, 2016(2).
- 谭君强. 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到后经典叙事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 童庆炳. 文体与文体创造[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4.
- 胡亚敏. 叙事学[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 加藤周一. 日本文化中的时间与空间[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 清少纳言. 枕草子[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1.
- 菲利普·勒热纳. 自传契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 罗兰·巴特. 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A]. 张寅德译/编选. 叙事学研究[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 安贞淑. 『更級日記』における四季と和歌[J]. 日本文学研究, 1996(1).
- 秋山虔. 古代における日記文学の展開[J]. 国文学, 1965(10).
- 池田龟鑑. 宫廷女流日记文学[M]. 东京: 至文堂, 1927.
- 石坂砂子. 平安朝日記文芸の研究[M]. 东京: 新典社, 1997.
- 石原昭平. 日記文学における時間——日次と月次をめぐって[J]. 日本文学, 1977(11).
- 今井卓爾. 平安時代日記文学の研究[M]. 东京: 明治書院, 1957.
- 今関敏子. 仮名日記文学論: 王朝女性たちの時空と自我・その表象[M]. 东京: 笠間書院, 2013.
- 大倉比呂志. 平安時代日記文学の特質と表現[M]. 东京: 新典社, 2004.
- 紀貫之 藤原道綱母等. 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 土佐日記・蜻蛉日記・紫式部日記・更級日記[M]. 东京: 岩波書店, 1989.
- 久松潜一. 日記文学と女性[A]. 藤村作編. 日本文学聯講第一期[C]. 东京: 中興館, 1927.
- 鈴木一雄. 王朝女流日記論考[M]. 东京: 至文堂, 1993.
- 玉井幸助. 日記文学概説[M]. 东京: 目黒書店, 1982.
- 玉井幸助. 日記文学の研究[M]. 东京: 塙書房, 1965.
- 森田兼吉. 日記文学の成立と展開[M]. 东京: 笠間書院, 1996.
- 森田兼吉. 日記文学論叢[M]. 东京: 笠間書院, 2006.
- 宮崎莊平. 女流日記文学論輯[M]. 东京: 新典社, 2011.

定稿日期: 2016-07-23

【责任编辑 孙颖】